

# 戴维·哈维空间视阈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

万冬冬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阐释和解决生态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戴维·哈维,从空间的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诠释,强调生态正义和资本生态批判的空间维度,并试图建立一种社会-生态的“辩证乌托邦理想”。哈维空间视阈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提供了研究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对重新认识和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戴维·哈维;生态危机;空间生态正义;资本生态批判;“辩证乌托邦理想”

**[中图分类号]**F0-0;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11-0130-03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他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卡斯特(Mamuel Castells)一起被誉为马克思空间理论的“三剑客”。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强调历史和阶级分析,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问题进行空间维度上的研究,需要从空间的维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话语体系。哈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空间视角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和诠释。

## 一、空间生态正义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从资本逻辑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sup>[1]</sup>。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不顾一切地去掠夺劳动和自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态正义是无法实现的,真正的自由和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逐步兴起,西方一些学者从空间的视角来分析生

**[收稿日期]**2013-0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X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10018)

**[作者简介]**万冬冬(1985-),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态正义问题。戈登·H·皮里在《论空间正义》中最早提出“空间正义”这一概念。迪克奇在《正义与空间想象》中把空间化看做导致不正义的主要结构因素,并提出了非正义的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的具体内涵异常多样,这当中就包含生态正义的空间维度。哈维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从空间的视角来讨论生态正义问题。艾利斯·马瑞恩·扬在《正义和差异政治》中提出了“差异的承认”基础上的“差异政治”正义论,并指出了压迫的“五副面孔”。哈维在艾利斯·马瑞恩·扬提出的“五副面孔”的基础上,引申出社会正义问题的五条原则,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公正的规划政策的实行要清楚地认识所有社会工程必然引起的生态后果”<sup>[2]</sup>。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态正义是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对环境正义的关注服从于对资本积累的关注。伴随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资本就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剥削劳动者,影响劳资之间的关系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陷入了纯粹的利益关系而非正义之中。“资本主义走到哪里,它的幻觉机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镜子系统就不会在后面太远。”<sup>[3]</sup>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实现空间生态正义,进行环境正义运动是一条必要的途径,为实现空间生态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将成为社会主义斗争新的形式。

## 二、空间视阈的资本生态批判

哈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对后现代的状况进行探究的基础上,以资本积累为切入点,从空间视角对资本进行生态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家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破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空间的破坏。

哈维强调国家权力在资本积累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可以,而且也确实利用亲属关系、散居族裔、宗教和种族纽带,以及语言习惯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编织了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网络,从而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独立于国家权力框架之外的操纵空间的网络和框架”<sup>[4]75</sup>,但是,“只有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并为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因此,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宪法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地理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sup>[4]74</sup>。此外,“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积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产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sup>[4]75-76</sup>。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在“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的无限积累会造成地理学景观的破坏,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

为了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剥夺性积累”担负着双重任务,它“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sup>[4]149</sup>。“剥夺性积累”在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过程中,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灾难,这必然会引起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

哈维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趋向资本的过度积累。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哈维在继承马克思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时间修复”是指“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空间修复”是指“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sup>[4]89-90</sup>。在对资本过度积累进行“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的过程中,哈维更多的是关注资本的“空间修复”。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进行“空间修复”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而私有化是“剥夺性积累”的利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一切都处于空间的支配之下,导致出现了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之后的另一种拜物教形式,即“空间拜物教”。新帝国主义维护其全球霸权所利用的工具主要的不再是“资本逻辑”,而是“领土逻辑”。因此,资本在全球空间上的流动造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使生态危机从一个地区向全球扩张,“可以说,传统的环境关注(比方说,关注清洁

的空气和水、景观保存、健康的生存环境)已经从地域性(常常是城市或区域的)向着更加全球性的规模转变”<sup>[5]</sup><sup>64</sup>,从而使资本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破坏生态环境和损害人类生存空间。

### 三、社会-生态的“辩证乌托邦理想”

“乌托邦”是人类曾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的未来社会理想,它类似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们所向往的“大同社会”。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不同时期提出“乌托邦”、“太阳城”、“新和谐社会”的理想社会形式。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以及人类自身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6]</sup>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社会必将由“必然王国”迈入一个人和自然都得到解放和发展的“自由王国”。

为了解决“不平衡地理发展”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实现空间生态正义,哈维试图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中建立基于社会-生态的时空统一的“辩证乌托邦理想”。在“辩证乌托邦理想”中,全部的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的规划。“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人类过去和现在不同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和‘积极’后果,既为了我们自己(适当关注阶级、社会、民族和地理差异),也为了他人(包括非人类物种和全部的生活环境)。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行动如何慢慢地影响着那张相互联系之网。这种相互联系以形形色色的无意识后果织成了活生生的世界。”<sup>[5]</sup><sup>214</sup>但是,要建立社会-生态的“辩证乌托邦理想”,需要建构从事批判的政治人,并且需要发挥他们的主动意识和反抗精神。惟有如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才会真正出现“希望的空间”的未来愿景。

### 四、结语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哈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把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置于空间的框架之内,对马克思著作中蕴涵的空间生态思想进行挖掘和诠释,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维度。通过对“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阐释,哈维论证了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对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7]</sup>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哈维空间视阈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哈维对空间视阈下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是从狭义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提出的“辩证乌托邦理想”尽管超越了作为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和作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但仍然带有空想色彩,是一个“乌托邦”构想。他提出的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多元替代方案,更多的是“管制”而非“根治”。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生态的,如果不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无论寻找怎样的多元替代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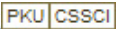
尽管哈维提出的“辩证乌托邦理想”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缺乏操作性,但他提出的重视空间生态正义、注重社会工程的生态后果的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9.
- [2] 董慧.空间、生态与正义的辩证法:大卫·哈维的生态正义思想[J].哲学研究,2011,(8):37.
- [3]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7.
- [4]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5]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责任编辑:崔家善 刘 阳]

## 戴维·哈维空间视阈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

作者：[万冬冬](#)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刊名：[学术交流](#)   
英文刊名：[Academic Exchange](#)  
年, 卷(期): 2013(1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l20131103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l201311030.aspx)